

一代美人胡蝶

● 張生

電影皇后傳奇一生

一九三三年三月廿八日，上海南京西路大滬跳舞場門前，車水馬龍，賓客如雲。上海各界名人，王曉籟、虞洽卿、潘公展、林康侯、嚴獨鶴、周瘦鵲、鄭正秋等魚貫進入會場。會場內人聲鼎沸，熱浪如潮，大家都在翹首企盼著一個激動人心時刻的到來。

下午二時許，鼓樂大作，身穿黑絨旗袍的胡蝶在陳玉梅、阮玲玉等佳麗的簇擁下翩然而至。只見她粉面如月，星目含笑，柳腰輕擺，令在場男士為之瞪目結舌。當上海市社會局局長潘公展和「新聞報」主筆嚴獨鶴向胡蝶頒發劉襄亭擬，陸澹安書的「電影皇后」證書時，會場氣氛達到了高潮，鎂光燈閃爍不停，來賓們蜂擁向前。胡蝶酒窩深陷，雙頰酡紅，更加鮮艷奪目。

接著，「愛國童子」崔錫恩向胡蝶獻上一朵玫瑰。胡蝶手持玫瑰，唱起了「最後一曲」

「親愛的先生，感謝你殷勤，恕我心不寧，神不靜。這是我最後一聲：你對著這綠酒紅燈，也想到東北的怨鬼悲鳴？莫待

明朝國破恨永存，先生，今宵紅樓夢未驚，看四海沸騰，準備著衝鋒陷敵陣，我不能和你婆娑舞沈淪，再會吧！我的先生！我們得要戰爭，戰爭裡解放我們，拚得鮮血染遍大地，為著民族爭最後光明！」

這一天，是胡蝶傳奇的一生中最輝煌的一天，她是怎樣成為中國的「電影皇后」的？後來又怎樣了？且聽筆者細細道來……

健美妖媚奪目迷人

胡蝶祖籍廣東省鶴山縣波山村，原名胡瑞華，一九〇八年農曆二月廿一日出生於上海市。胡蝶有個大名鼎鼎的姑父，就是民國初年的國務總理唐紹儀。他對胡父胡少貢相當賞識，不僅把胡氏夫婦接到上海同住，還推薦胡少貢任京奉鐵路總稽查之職。

胡少貢早年留學美國，他性格隨和而富同情心。在官場上，他風度翩翩，出手慷慨，人緣極好，在私下裡，他又經常對窮苦的親戚、朋友伸出援助之手，小小的胡蝶耳濡目染，養成了開朗、寬容、活潑的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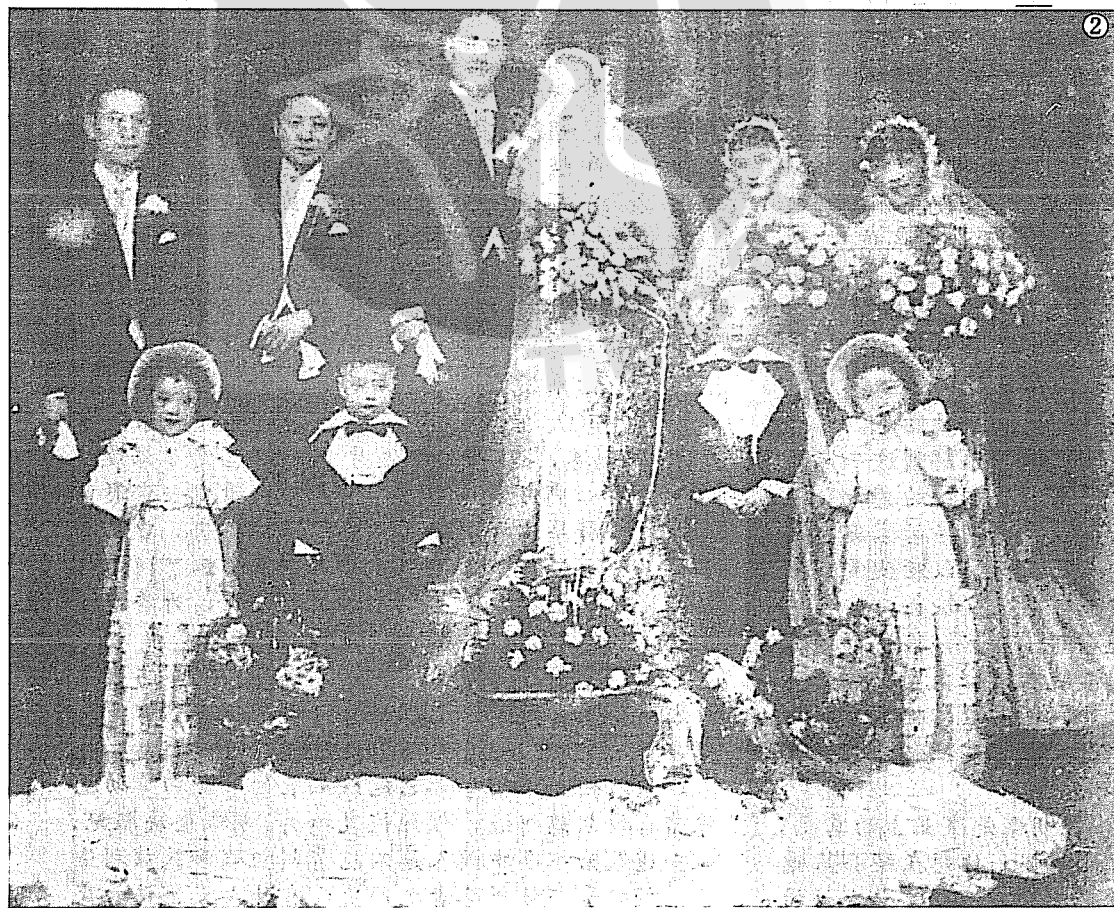
胡少貢深受西學薰陶，對重男輕女的習俗並不以為然，胡蝶是他唯一的一個孩子，他很滿足。每天下班回到家中，只要繫著短短辮子，酒窩深陷的小女兒撲上來迎接，一天的疲勞就拋到了九霄雲外。然後，泡上二杯濃茶，把女兒抱上膝蓋，拿鬍子輕輕扎她的小臉，再給她講幾段有趣的故事，一家子其樂融融。

胡蝶的母親出身名門，相夫教子，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她對胡蝶視為掌上明珠，但從不溺愛，據胡蝶後來回憶，有一次，母親問她：「妳希望別人怎樣對妳？」小胡蝶歪著頭說：「我希望人人都對我好！」「那就要妳首先對別人好，以好換好！」胡母語重心長地教導說：「還有，凡事要讓著別人，不要爭先！」。

雖然聰慧的胡蝶讓胡母很滿意，可她畢竟是舊時代過來的女性，深受「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古訓的影響。所以，她不顧胡少貢的反對，在胡蝶八歲那年，堅持為他納了一房妾。庶母過門，胡母又叫她把她的母親也接來同住，還叫胡蝶喚其姥姥。女人天性互相忌妒，胡蝶母親的開明，在那個時代是極為罕見的。庶母後來果然不負

① 胡蝶乘坐滑竿在太平山途中休息時留影。

② 一九三五年胡蝶與潘有聲在上海結婚時的照相。



所望，生下四男一女，一大家子相處和睦。

胡蝶七歲那年，進了天津聖功女子中學附設小學念書，這所學校是一所教會學校，師資和設備在當時都是一流的。爲了不使小胡蝶在學校感到孤獨，胡少貢把胡蝶的堂妹胡珊和堂弟胡業培接到天津一起就讀。從此，小姊弟一起上學，一起玩耍，一起吃好東西，好不開心。

不久，胡蝶隨其父遷往東北，瀋陽、錦州、營口，居無定所，可是，父母的愛並未稍減。京奉鐵路沿線風景如畫，每到一處，胡少貢都要給她講講風土人情、歷史文物；母親則無微不至地呵護她，讓她不受關外朔風的吹打。

一年後，胡少貢又回到北京任職，胡蝶隨之到半壁街公立第一女子師範附屬小學讀書。小學快畢業時，胡父辭去鐵路稽查之職，到廣東鹽務局工作，這樣，胡蝶終於回到故鄉，就讀廣州培道中學。一九二四年，胡蝶畢業於培道中學，此時的胡蝶，有北國姑娘的健美之外，又添了南國女兒的妖媚，真是如花似玉，像雨後桃花似地奪目、迷人。也就在這一年，胡家搬回了上海，定居下來，徹底結束了動蕩的生活。

初入影壇一舉成名

早在學生時代，胡蝶就迷上了電影。據她自己回憶，第一次看的電影就是張織雲女士主演的「人心」，此後，每逢周末，都要去看上一回。看著銀幕上那一個個光彩奪目的藝術形象，胡蝶萌生了當電影演員的想法。正巧，這時，上海影藝界巨頭黃楚九的女婿上海大戲院經理曾煥堂在

愛多西路開辦了中國第一所旨在培養電影人才的專門學校——「中華電影學校」還在「申報」、「新聞報」等各大報上登出了招生廣告，胡蝶立即前去應徵。

可是，她不想告訴父母這件事，怕他們反對，她擔心萬一錄取了公佈名單被父母發現，於是，就決定取個假名。開始，她想出「琴」，可是「胡琴」太俗，而且任人拉來拉去。突然，她眼前閃現了飛來飛去的蝴蝶，「胡蝶！」真是個漂亮的名字。想好假名，她又擔心自己看上去太小，於是，決定打扮得老成一些，先把辮子散開，弄成髮髻，套上髮網，再穿一件對襟短上衣，黑色著地長裙，攬鏡一照，真像個曾經滄桑的少婦。

報名面試那天，胡蝶早早地起了床，趕到學校，天才朦朧亮，第一個報了名。到了八點鐘，劇作家洪深、文學史家陸澹安、著名攝影師汪煦昌、著名導演陳壽蔭、徐琥等穿過數以千計的報名者進入考場。甫坐定，就按報名序號開始面試。

首先，主考官讓胡蝶做幾個自選動作，胡蝶想起了幼時在京奉鐵路上看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就模仿了幾個人物的表情。考官們點點頭，又讓她用國語回答家庭概況、學歷、爲何要報考等幾個問題，胡蝶早從她庶母的母親那裡學了一口純正的「京片子」，自然不在話下。考官們又點點頭，叫她回家等候發榜消息。

「這樣就算考過了？」簡單得胡蝶不敢相信。出得考場，看著人山人海的報考者，胡蝶心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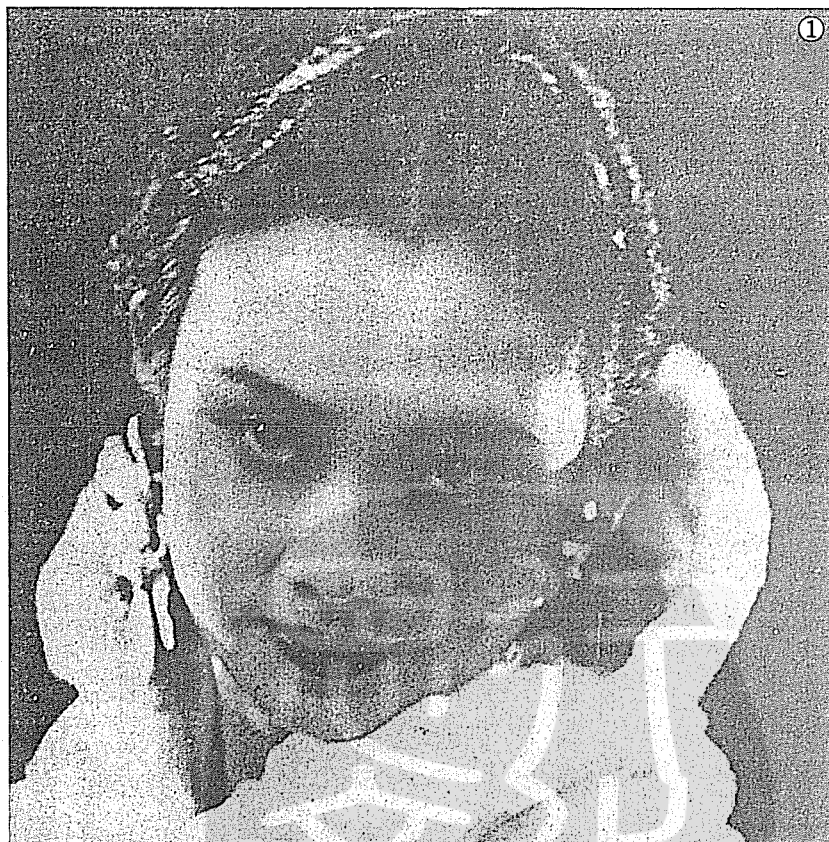
失去了自信。

惴惴地等了好幾天，終於到了發榜的時候。胡蝶一大早就去買了報，緊張得欲展未開……猶疑數次，狠著心看了錄取名單，嘩！終於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胡蝶像快活的小鳥一樣，來到父親的書房。她準備挨父親的罵，可是父親看她緊張的樣子，卻忍不住笑了起來，「去罷！電影是一種前途無量的藝術，你自己喜歡就好，我和你母親不會反對的。只是你既選擇了這一行，就要努力學習，不要半途而廢！」母親聞聲，也走了過來，叫她潔身自愛，不要學一些水性楊花的戲子，胡蝶鄭重地答應了下來。

胡蝶住到學校，赫然發現老師就是那幾個主考官，都是一群立志提高中國電影藝術水平的年青人。他們在社會上都有兼職，上課都在晚上七時至十時。課程有影劇概論、西洋戲劇史、電影表演術、攝影學、舞蹈、唱歌等，每週還可以看到兩場電影。胡蝶天生聰敏，興趣又在這上面，所以，很快地就在同班幾十人中拔尖了。

與胡蝶同時拔尖的還有個徐琴芳，兩人非常要好，曾一起到車行租了汽車到郊外學習，居然都拿到了駕駛執照。相比之下，當時徐琴芳更活潑可愛一些，而胡蝶則略顯矜持，所以陸澹安當時曾斷言：「將來，徐琴芳定在胡蝶之上！」

胡蝶在「中華電影學校」畢業後，經任課老師陸澹推薦，進入「大中華影片公司」。該公司創立於一九二四年四月二日，由常熟富商馮振歐投資經營，主要導演有陸澹、顧肯夫、陳壽蔭、卜萬倉等。胡蝶進入公司，拍得第一部電影叫「



① 一代美人影星胡蝶。

② 胡蝶（右）在電影「姊妹花」裡的扮相。



「戰功」，陸潔編劇，陸潔、徐欣夫導演。胡蝶第一次得以與她心目中的偶像張織雲女士配戲，心中萬分激動，雖然，她在劇中不過演個賣水果女郎。

「戰功」之後，應「友誼影片公司」之邀，胡蝶主演「秋扇怨」，男主角林雪懷，女配角徐琴芳。當時，該劇導演陳鏗然已與徐琴芳結婚，但他認為胡蝶確實技高一等，毅然讓愛妻，讓出主角位置，在影藝界傳為佳話。該劇說的是一個婦女深受欺凌，卻被名節貞操觀念束縛，最終自殺的故事。由於是無聲電影，人物的內心世界全靠動作、眼神來表達。胡蝶完全沉浸在其中，一颯一笑都念著劇中人物。演出期間，胡母整天照顧著她，不許別人打擾她。「秋扇怨」上映後，立刻掀起一陣熱潮，胡蝶成了熠熠發光的新星。

苦澀初戀愛情悲劇

胡蝶是個感情豐富的人，加上所拍片子太多是男女之情，所以，比起當時一般女孩子，她要算得上是情竇早開。

拍「秋扇怨」的時候，她遇上了林雪懷，並由此而演出了一個愛情悲劇。

林雪懷是胡蝶在「中華電影學校」時的同班同學，年歲略長，生得是長身玉面，風流倜儻。

林雪懷的第一部影片是「百合影片公司」拍攝的「採茶女」，講的是一個富家子弟不顧門第偏見，與富家女解除婚約而與採茶女結婚的愛情故事，女主角是徐琴芳。所以，陳鏗然拍「秋扇怨」時，拉他作了男主角。

那時候，胡蝶十七歲，花一樣的年齡，心中充滿了美麗的幻想。當她與林雪懷因演對手戲又日益密切的時候，徐琴芳在一邊為之撮合。不久，胡蝶覺得自己愛上林雪懷時，徵求了父母的意見。胡氏夫婦見愛女喜上眉梢，也就同意他們訂了婚。

訂了婚以後，林雪懷佳人在握，同時覺得自己在電影上沒什麼前途，索性開了家雪懷照像館。他以胡蝶的一幫小姊妹作宣傳，生意相當地好，演電影倒成了偶一為之的副業。胡蝶呢，在電影上的追求日甚一日，不想早成家。兩人漸生怨懟。

一九二八年，林雪懷與胡蝶聯袂主演了「可憐一婦人」，這是他們在電影上最後一次合作。胡蝶希望他關掉照像館，重新投入電影事業，可林雪懷認為自己在電影上永遠沒法趕上胡蝶，相形見絀，還不如不演。兩人爭執不下，感情日益惡化。

平心而論，錯誤並不在林雪懷。胡蝶自出名以後，整日與巨商大賈、社會名流周旋，眼界日高，早就覺得林沒有出息。兩人的婚事之所以一拖再拖，一是因為胡蝶確實忙，一是因為她意存觀望；還有個原因是：胡蝶擔心自己解除婚約會被影迷認為「攀高枝」、「見異思遷」，影響聲譽。就這樣，一直等到胡蝶遇上潘有聲，兩人才訴諸公堂，結束了這段苦澀的戀情。

林雪懷事業無成，婚姻失敗，心情抑鬱，終日只以回憶當日與胡蝶兩情相悅的情形渡日，漸漸地生了病。一九三一年，老同學徐琴芳勸他回

到電影圈，與之合演了一部「舞女血」。此後不久，林雪懷神傷而逝。

胡蝶聽到林雪懷病逝消息時，正在北平拍攝「啼笑姻緣」，萬感系之，不禁慟倒！

參演首部有聲影片

一九二五年，胡蝶加盟邵醉翁的「天一影片公司」，成為「基本演員」。在「天一」四年，她拍了十五部影片，其中有時裝片「電影女明星」、「夫妻之秘密」，古裝片「梁祝痛史」、「珍珠塔」，神話鬼怪片「鐵扇公主」、「女妖白蛇傳」等。

對胡蝶來說，剛出學校大門就成為「基本演員」實在是望外之喜，所以，每部片子都拍得認真真，票房收入也一直居高不下。但是，評論界往往瞧不起，他們認為「天一」的商業味太濃，所有的片子除了賺錢，沒有藝術性可言；而胡蝶除了充當「搖錢樹」的角色，乏善可陳。胡蝶好不傷心，一九二八年，她轉入鄭正秋和張石川的「明星影片公司」。

進入「明星」後，胡蝶的第一部影片是與阮玲玉合作的「白雲塔」，此片根據陳冷血的小說改編，曲折離奇，大為轟動。此後，又拍了「血淚黃花」、「桃花湖」、「離婚」、「鐵血青年」、「如此天堂」等藝術影片，頗受評論界垂青。

「明星」是一個以社會教育為己任的公司，但為爭取觀眾，獲得收益，也曾拍過當時流行的神怪古裝片，像「火燒紅蓮寺」。該片由胡蝶主

演，大量地使用特技，在熱心觀眾的要求下，竟開拍了三二八集之多。胡蝶在劇中扮演一個俠女，十分適合市民的口味，大街小巷，茶樓酒肆無不議論她的著裝、動作、笑容，該片奠定了胡蝶在中國首屈一指的地位。

「火燒紅蓮寺」的特技在當時是十分驚心動魄的，而拍攝條件卻十分簡陋，所有的飛行動作都是用鐵絲吊在半空中拍成的，每次都提心吊膽，生怕出事。胡蝶回憶說：「記得有一次，我和飾演總督保鏢柳沢的鄭超凡被拉上昇，剛昇起不久，就聽得「克拉」一聲，嚇得我魂飛魄散，死命揪住一旁的鄭超凡，而他也死命揪住我。我一直以為是我的鐵絲斷了，鄭超凡救了我的命，等人落回地上，鄭超凡卻千恩萬謝說我救了他一命，否則不死也得摔傷，我這才知道，原來是我抓住了他，沒想到，當時竟會有那麼大的力氣！」

「火燒紅蓮寺」之後，胡蝶又拍了「自由之花」，該片取材於蔡鍔逃出袁世凱魔爪，揭起「護國」大旗的故事；還拍了中國第一部有聲影片「歌女紅牡丹」，對於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東北失陷背了黑鍋

一九三一年九月，「明星」開拍「啼笑姻緣」，外景在北平拍攝。攝製組從上海出發，到了天津就得知了瀋陽失陷的消息。看著遑遑的逃難人流，大伙兒心情沉重。到了北平，攝製組立即緊張工作，並制訂了嚴格的作息紀律，不允許自由行動。整個拍攝過程中，胡蝶只離開現場一次

，那是和大家一起到梅蘭芳家裡作客。關於這次見面，梅蘭芳後來有確鑿的回憶。

胡蝶既未見過張學良，當然更未跳過舞。可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時事新報」卻登載了國民黨元老、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的打油詩「馬君武感時近作」：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塚，那管東師入瀋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
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馬君武的本意是指責張學良不抵抗日軍，只顧享樂，以致山河淪喪。其實，張學良是奉命行事，而趙四、朱五、胡蝶又與此無干，馬君武這首詩並無憑實據，就構入入罪，應該說是誣陷。但是以馬君武的身分，當時人都以為必然如此。一時間，「紅顏禍水」的指責像雨點般飛向胡蝶，胡蝶百口莫辯。張石川、洪深、鄭小秋、夏佩珍、龔稼農等攝製組人員深知真相，當即發表聲明：「明星」公司也發表「辟謠啟事」，為胡蝶辯誣。然而，人微言輕，效果概付闕如。

胡蝶無辜為東北失陷背了多年黑鍋，當然恨死了「始作俑者」馬君武，她說：「我和他沒冤沒仇，真不知他為什麼昧著良心陷害我？其實，馬君武也並非故意害她，據馬自己回憶，是根據當地「社會傳聞」寫的，乃是出於義憤。至於「社會傳聞」何來，馬君武含含糊糊地說，可能是日本特務所散佈！

一九六四年，胡蝶到台灣出席第十一屆亞洲影展，有記者問她願不願見張學良，胡蝶疲憊

地搖頭：「不必了！過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澄清，現在去見他，豈不又給好事者做文章的口實嗎？」也有人就此事問過張學良，張學良說：「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一定要我說誰是誰非又有什麼意思！」

與潘有聲終成眷屬

胡蝶第一次見到潘有聲，是在她堂妹胡珊組織的一次小型私人茶會上，那時她與林雪懷的感情正經歷著最後的折磨。

潘有聲是福建莆田人，父母早逝。兄弟四人均在工商界發展，卓有成就。有聲是老二，開始是在禮和洋行做總經理，專營紙張。「明星」老闆鄭正秋因需要紙張印制「明星月報」和「明星特刊」，常求助於他，兩人關係很好，所以，潘有聲有機會與「明星」的明星們來往應酬。

潘有聲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更難得知書識禮，待人熱情，加上事業有成，自然少不了仰慕他的女性。但是，他一見到胡蝶，立刻知道自己多年來一直夢寐以求的女性就在眼前，他對胡蝶大獻殷勤，還大膽地提出與她約會。然而，此時的胡蝶因為與林雪懷破裂而痛苦不堪，報紙上連篇累牘的小道消息使她不敢與任何一個男士單獨約會，她深知自己是個公眾人物，不少無聊的記者正等著哪怕一絲的「緋聞」來大炒特炒呢。她委婉地拒絕了潘有聲。

潘有聲何等聰明！他求得了胡珊的幫助，讓胡珊把自己引見給胡少貢夫婦，經常以向胡伯伯請教為人處世之道為名往胡家跑。功夫不負有心

人，他的謙恭有禮和不凡的談吐贏得了胡氏夫婦的歡心，胡氏夫婦一有機會就在女兒耳邊嘀咕，說潘有聲的好話。胡蝶開始頗不耐煩，後來漸漸地覺得潘確實不錯，於是開始了戀愛，並正式地訂了婚。

一九三五年，應蘇聯方面之邀，胡蝶與中國電影代表團一起，到莫斯科參加了國際影展。她那純粹典雅的東方女性風範贏得了國際電影界人士的一致贊賞，紛紛邀請她去訪問。於是，胡蝶歷訪德、法、英、意、瑞士等國，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才回到上海。那一天，潘有聲開著雪弗萊車，早早地就候在匯山碼頭。當胡蝶在人群中出現時，他情不自禁地張開雙臂迎了上去，胡蝶見狀，也熱情地撲向他，兩人緊緊地擁抱。第二天，各大報都刊登了他們深情凝望的影片，他們的戀情終於公諸與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廿三日，爲了安慰不幸得了癌症的胡少貢，胡蝶與潘有聲在九江路「聖三一教堂」舉行了婚禮。那天，伴郎是李祖冰、周余愚，伴娘是袁美雲和顧蘭君，擔任花童的四名兒童中，胡蓉蓉和黎鏗是當時兩個著名的童星。聖樂聲中，胡少貢把身著白色婚紗、手捧大束玫瑰的女兒交給了潘有聲，衆來賓撒下祝福的彩紙，閃爍的鎂光燈記錄下了他們幸福的笑臉。

七七抗戰避難重慶

結婚以後，胡蝶與潘有聲約定：一年只拍一部影片。一九三六年，她拍「永恆的微笑」，沒想到這片名竟成讖語，第二年，「明星」公司遭

日軍轟炸，再也沒能重生，只把微笑留在千千萬萬個影迷心中。

「七七」以後，胡蝶一家遷居香港，在香港，應「新華影片公司」之邀，她拍攝了「絕代佳人」、「孔雀東南飛」等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胡蝶滯留在香港。日本占領軍當局深知她的影響力，派和文田幸助不斷糾纏，催她恢復拍片。胡蝶一面以送貴重禮物穩住日軍，一面謊稱自己懷了孕，企圖拖延時間。

就在胡蝶十分爲難的時候，「軍統」游擊隊奉命協助胡蝶逃出了香港，經曲江到達重慶。胡蝶說過：「我雖只是個演員，但在民族危亡的時刻，我是很清楚自己的選擇的，我決不做背叛自己民族的事情。」這是一段全世界很多報紙轉載過的話，胡蝶沒有違背這一誓言。

到了重慶，胡蝶參加了「中國製片公司」「建國之路」的拍攝。攝製組在桂林拍外景的時候，正值日本軍第三次進攻長沙，數不清的難民沿湘桂鐵路向廣西逡巡行進，傷殘飢餓的民衆淒苦的神情在胡蝶心中引起極大的震動：「我發現養尊處優的生活，不過是建築在虛無裡的一堵牆，一旦災禍臨頭，一夜之間，人就會變成一無所有……」。

話是這麼說，可在上海、香港的家產還得想法弄出來，開始，她不知道找誰，後來有人指點她：戴笠一定可以幫她這個忙，於是，她去了，於是，她的生活發生了重大轉折。

戴笠是胡蝶的影迷，早年，他還是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時，就經常站在胡蝶的電影廣告下發

痴，他曾說過：「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娶這樣的女人爲妻！」

後來，胡蝶就站在他的面前！黑色帶閃光珠子的旗袍，潔白的領項上名貴的項鍊，還有那不知讓多少人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的笑靨，戴笠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前的胡蝶光芒四射，居然讓他這個閱人無數的情場老手不知所措。

胡蝶求他幫助尋找托運中丟失的財物，戴笠馬上拍胸脯保證做到。胡蝶談到潘有聲在重慶做生意不順，戴笠馬上任命他爲「戰時貨物運輸局專員」，有了這個名義，什麼貨都可以運，而且不受檢查。

從此，他們的來往密切了，有人繪聲繪影的傳說，不久，戴笠就和胡蝶同居了。對於這段秘密的戀情，過去大陸方面有些作者鑒於戴笠的特殊身分，曾給予嚴厲的指責，認爲是戴笠腐朽生活的一斑，胡蝶也因此被視爲特務的同路人。其實，戴笠和胡蝶都是人，他們都有七情六慾，這種生活上的隱私應該與政治分開。戴笠與胡蝶是否曾經同居，並無真實證據，許多無聊文人專門挖這種桃色舊聞，來譁衆取寵，目的全爲的是賺錢，這種專脫死人褲子，羞辱死人的名節是最不道德的。不應傳播，使人子孫蒙羞受辱。

胡蝶在她的回憶錄中說，山城重慶美麗而朦朧，讓人留戀低回不已，但絕未曾提到戴笠二字。她寫道：「重慶是個山城，靠近嘉陵江邊。重慶的霧是出名的，自有『霧都』之稱，在她的印象裡，好像晴朗的日子不是太多，達到霧散，登高一望，尤其是在夜晚，燈火就如繁星一點點。」

後來住在香港，每到夜晚我從二十五層高樓住處遠望，就會想起遠在祖國西南的山城。」

她的回憶錄寫道：「那時出門下鄉，即使在山城重慶，也有以坐滑竿作為交通工具的，這是別的省所沒有的。滑竿其實是兩根粗壯結實的竹竿中間綁上一個竹椅，由兩個人抬著，上山下山走得正快，但她始終未坐過，因為看到走動時竹竿一顫一顫地頗感心悸。」

一代美人安息異國

從戰後到五十年代初，胡蝶息影影壇，專心輔助潘有聲做生意。潘有聲推銷「胡蝶牌」化妝品、熱水瓶什麼的，因為胡蝶在東南亞一帶仍然享有巨大的聲譽，生意倒也差強人意。

終於有一天，潘有聲患癌症去世了，胡蝶感

覺到巨大的悲痛。她寫道：「他（潘有聲）靜悄悄地進入我的生活，又這樣匆匆離我而去……我只感到他是出了遠門，去了南洋，很快就回來的。我一向比較達觀，視人生如演戲……但這一次，我卻真正感到被命運之神逼到了人生的邊緣，看不到曙光，只感到有聲的逝去帶走了我生活中的一切歡樂，一切生氣。」

一九五九年，為擺脫寂寞和無聊，胡蝶加入了由邵醉翁六弟邵逸夫主持的「邵氏影片公司」她說：

「我已是年過半百了，我自己歷經滄桑，對於名利看得很淡泊，我只是認定自己是一個演員，尤其是電影這個行業，更是後浪推前浪，誰要是把我的名字在海報上排在最末最小，我也無所謂……。」



胡蝶電影皇后之三十年代中期。

這當然是她的謙虛，事實上，「歷經滄桑」的她，演技更顯得爐火純青，她與王引主演李翰祥執導的「後門」獲得了第七屆亞洲電影節最佳影片獎。另一部「街童」也曾博得廣泛的好評。六十歲那一年，胡蝶移居台灣，在台灣，又一個男人進入她的生活，他，就是旅日華人宋坤芳。

宋坤芳早年在大陸，也是胡蝶的影迷，幾十年歲月蹉跎，沒有機會結識。這時聽說胡蝶單身一人在台拍片，特地從日本飛回，一吐幾十年的仰慕之情，胡蝶深受感動。此後，宋坤芳以照顧在台產業、商務為名，經常與胡蝶見面，日久生情，兩人譜寫了一曲動人的「黃昏戀」。

然而，胡蝶終於沒有與之結合，在台灣息影後，她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和兒孫們團聚。她說：「現在退出了影壇，但還沒有退出生活，在人生的舞台上，我還是個演員，但演的是我自己。」

晚年的胡蝶，當然也知道大陸發生的變化，她尤其關心大陸的電影事業，曾經與白楊、秦怡等老姐妹在香港等地有過交往。她說：「八十年代的中國電影事業已不同於我們拓荒的年代，大陸、香港、台灣的電影事業都在向前發展。」然而，由於種種顧慮，胡蝶沒有回到大陸，親眼看一看她曾為之作出無比貢獻的中國電影事業到底發展到了什麼程度，令人扼腕嘆息。

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三日，一代美人縱橫中國影壇半世紀的美艷影后，終於離開了人間，安息在異國他鄉。